

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易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一无為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可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

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器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

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柔麗乎中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重輕則可以言易矣_{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有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體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下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中正乃亨夫陰以

順成爲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爲坎柔則无質麗于陽中所以爲離重卦也故曰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爲精地二生火於南方火爲

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是以離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返終知死生之説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物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事象之宜也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

二也兼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文之辭曰黄離元吉又從可知也牛者强力而順象六二之方來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為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蓋坎險難明而

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吉之義也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

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
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
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
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
惟大人能勉而繼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
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

聲之詩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說者謂上下為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為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勲舜曰重華不害其為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不害其為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教則肄周之所以化成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勲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易說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避免過

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顧交非𥙷慎之甚何以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為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𤗈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

之子入廟每事問亦其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下道也故爲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易說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

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易程傳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爲文明之主故曰黄離元吉黄與黄中通理同義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黄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

之美其唯六二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黄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黄中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易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止兊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

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没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

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為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為德夭壽不貳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下體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為日故有日昃之象焉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常而處

順故无常變昧此則大耋之嗟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昃若不能與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離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為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為樂故此文從衆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絶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偽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顔子不以簞瓢陋巷

為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為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於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易說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

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

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柔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麗非其正則循沿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如其來如焚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之善繼者如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无善繼之道則天下所同疾宜

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有大過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踰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恒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

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易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一作虞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

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履中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

以柔順之資離之弗違故吉唐之太宗敘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如也高祖咈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遽進故不及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皐陶為已憂方其不得而為已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於斯也其為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明故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離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歟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

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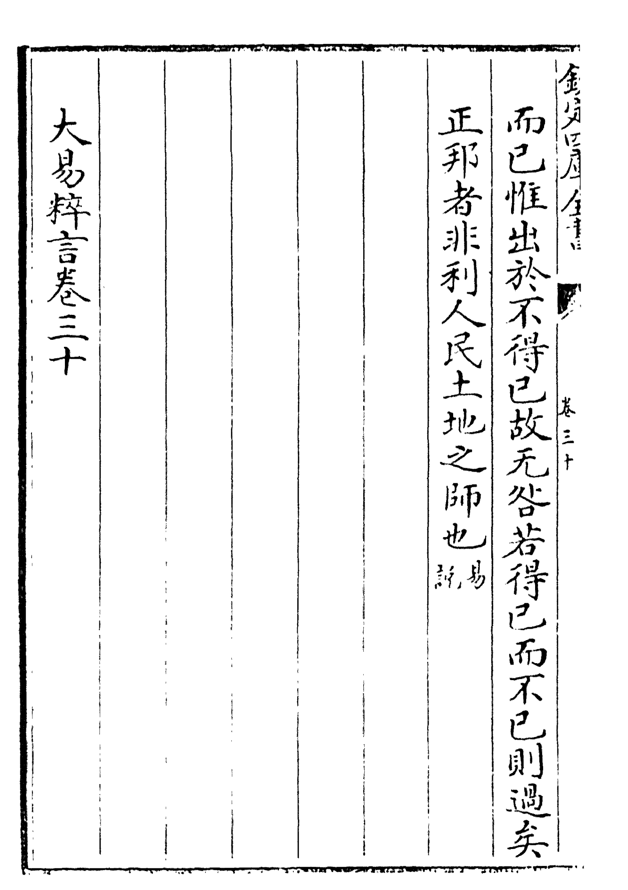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賔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居柔无逸德矣王于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苗是也又曰離為甲胄為戈兵互體有兊兊為毁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胤征羲和是也夫當嘉會之時而下有不麗于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葢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政終之以師亦聖人

之深意_{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威強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謂之出征正已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其醜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



而已惟出於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

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三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

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兊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易傳○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咸之為道以虛受為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為言易說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

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皆大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

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為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易說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伊川先生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兊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兊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説止於説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兊説於上和説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

道利於正也○彖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

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為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感感也不可止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為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

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易說○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有无一內外合同眉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无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能合

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无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故上經始於乾坤乾坤萬物父母也下經始於咸恒咸恒夫婦之義也艮山也兌澤也山澤通氣而交感形焉卦之所以為咸也咸也者交

相感之謂也與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異矣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定位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以卦之才言也兌三索而得女艮三索而得男兌上艮下男下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各止其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不接非夫婦之正也故止而說男下女然後身正取女吉也夫天地萬物一體也情也者感而動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以其无二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蜀才曰此本否卦六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相與也○咸感也而謂之咸有以无心感者然後盡咸之義如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由所感之不同故咸之所通亦異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天地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亨利貞娶女吉言人道之感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大小亦異

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或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鐘鳴无足疑也然天人之感終有以異乎曰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

謂二爻之變也所以成艮兊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内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為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徵而著者孔子

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誣矣易說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伊川先生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潤漸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藏疾澤鍾水有虛受之象焉故君子體之以虛受人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山之性包以畜止萬物者也澤之性浸潤以說萬物者也二者皆以虛受而通氣者也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虛穴來風有自然矣舜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无非取諸人以爲善及其終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蓋其推而上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况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咸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於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咸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

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易說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咸感也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爲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初在下咸其拇者也在下而居艮體雖有應乎上未能進也故在外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拇係于足无繫于事功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

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乎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於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為首而初為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體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於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易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

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為正咸之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之象焉腓行則先動也艮以一陽止乎上而二以陰柔應於五說而不知止者也故凶然上承九三能順而止則不害矣故雖凶居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腓腨腸也六二柔而中正何以有凶以

其爻有艮巽是以居則得咸艮之義是以吉也伊川曰陰不可以先動腓應上而先動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脢脢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腨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為動之主吉

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

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

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

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易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

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

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

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

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志一作處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

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
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
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易說

龜山楊氏曰股身之下腓之上也九三居下卦之上
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股係于上下之體而非制動之主
徒介于上下之間而中有巽義故曰志在隨人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

不深為之戒也易説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

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一有極字一无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

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所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

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

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并易傳○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必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釋氏以感為幻妄又有憧憧思求朋者皆不足道也○感非有意咸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

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虚受人能容以虚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寛裕蓋為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亡横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矩於外誘之際將見感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降也○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兊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謟瀆之悔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

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故貞吉悔亡傳曰心静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則无潜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憧憧往來則動而與物交構而從爾思者朋而已匪其朋則思之不能及也故曰未光大也

易說○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

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縁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

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語錄

兼山郭氏曰九四失位而不中故有悔貞吉悔亡初嫌于失正也介于三五之二剛皆非已應故上之而往下之而來故有憧憧之象非若无心感之爲大也朋者已應也憧憧之感朋從而已語何思何慮則未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咸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於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慎以憧憧為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慮已聽之可也而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咸之大

有在於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

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為害者咸道

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為

光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易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

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

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

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易傳并

横渠先生曰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一无曰字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蓋下之无憧憧之心上之无滕口之說可以无悔而已方其論

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於脢也何所取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脢背肉也无思无慮故无悔然而非不為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為上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蓋感於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

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易說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先生曰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兊三索而得女則上六兊之主也兊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居咸之終兊之上說之至也以說感人是滕口說而已非感人之道也然不言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咎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

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於脢莫不善於頰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為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二至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三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 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道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

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兊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易傳○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絢師訓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常於善可常之道也小人常於惡失可

常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
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
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又恒久之
道何往不利易傳
白雲郭氏曰咸恒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
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恒男上女下夫夫婦婦
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
久之道也故曰恒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

則无過舉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為常也王輔嗣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恒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為三以彖觀之恒亨无咎利貞一也久於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於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為二義也易說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

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常字）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常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常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恒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氣二字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

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

情天地之心皆放此易說○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男下女婚姻之始也男上而女下居室之常分也盡其常分而後有可久之道焉卦之所以為恒也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故惟天下之至誠為能久恒久也夫婦之不可以不久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

之為天文之為文皆原於不已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得其所以為天故代明不息而能久照四時變化終則有始故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王所以為文是也天人之道一於誠而已矣自恒亨至此易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不已故能久聖人久於其道亦為不已也故能天下化成中庸解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

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虚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恒亨无咎利貞可久之常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蓋言天之髙明地之博厚悠也久也故能常也日月得天故能生明四時變化故能成歲聖人久於其道故為忠為文相救而成道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

如是也然作易者專取配於夫婦何也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此也彼一以動一以靜或作之或止之謂曰我能常何足以語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恒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爲震巽蓋非謂震爲剛而巽爲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爲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多矣不當獨於咸恒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

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恒恒亨无咎利貞此久於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恒久不已然後為天地利有攸往者恒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

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咸恒六爻之才皆不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於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易說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

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立不易方乃能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可以為常矣然君子何取於立不易方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或有蔽焉義則无也故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始可以為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方猶道也君子所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易說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一作吝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常安

其處者也柔微而不常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隂暗不得恒之宜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為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以漸而成也持一作特易說

龜山楊氏曰昬義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别立夫婦之義也初與四為正應

而居一卦之初未及欽慎重正而遽親之是始求深也故曰浚恒貞凶浚者治而深之也雖貞亦凶矣夫何利之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則其始求可知矣易說○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

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為之辯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无委曲也語録

兼山郭氏曰初六自上下下故曰浚恒恒非可以浚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為貞則凶矣不達退

速之道何所利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先生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

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常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係陰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非其位宜有悔也然在下卦之中以陽居之能久其中也故悔亡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不當位悔也久中則可以亡也顏氏之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何悔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於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它辭特曰悔亡蓋見止於守常无它事也易說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隂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

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常以為常豈不可羞吝乎○人既无常何所當處之地既不能常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唯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

宜不能安其處也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者疑之也蓋陽得位疑若能常者故稱或焉或者不必之辭也易說○人無常心无不為已巫醫慎疾者所賴尤不可為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

不恒其德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恒其德何所取容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耻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易說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伊川先生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恒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其才其時不可以成功者也雖曰恒之時亦久非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没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恒道語之聖人久於其道則失之遠矣易說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先生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隂柔之正也故恒久則其德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

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而不失正故常其德貞然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以順為正也以順為正婦道也故婦人吉夫子從婦則失制義之道故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常其徳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也何哉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君子立不易方常而有變之義者也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六五有震兑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恒其徳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

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易說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

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君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一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六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

常者也雖動而不息无功矣故振恒凶振者動之亟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庸无失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二